

西北歷險記 (七)

壯行三萬里

●王孔安

進入山路方向莫辨

山行第十五日 (十月三十日)

目的地及里程：自木營苦宿至米什喀爾，

共五十七華里，行五小時

又四十五分。

氣 溫：零上一至五度

一夜甜睡，醒來滿窗朝暾，略進飲食，即整裝就道，爲九點十分。

行程開始，沿河床右岸，自西向東，二十餘分鐘後，漸漸轉入山坡中。石塊雖多，尙有路可尋，隨時可見淺林叢枝，多屬草本。十餘分鐘後，轉向南行，越一小達板，過一木橋，上懸空中，下臨無地。橋下流瀑如吼，水花飛濺，蔚爲險峻奇觀。過橋後，路更陡，幸路面稍寬，並不覺吃力。半小時後，走入下坡路，斜而不傾，平而不坦，足逗馬蹄蹣跚，太陽當空，人也有點懶洋洋，全程都未下馬。

下達板後，又進入一溪流，河身時寬時窄，

徒涉兩次，均水急流湍，最深處僅及馬腹，餘均不過馬膝，惟突深突淺，一高一低，馬的前後蹄忽上忽下，遠望如一輩小舟破層浪，一起一伏。雖無大的危險，但人在馬背，十分吃力。

河曲中行約一小時，遂漸進入山道，有兩處懸岩，但不大。攀登約半小時，迎面又一達板，坡度逐漸升高，路面多小石子，彎轉很多，時東時西，行羣山中，太陽總是在頭頂，方向幾莫能辨。回顧過來的達板，隔山相望，均在目前，直線不過三二里，而我們已經走了兩小時。

鄉長接待頓忘勞累

第二達板下去，進入一河谷中，沿溪行，約莫一個轉彎，便出谷，豁然開朗，天地忽然寬大，南望蔭林中露出高大房屋數處，知是米什喀爾 (Misgar)。

米什喀爾爲巴基斯坦國 (Pakistan) 北邊的軍略重鎮。地當中、俄、印、阿之衝，北憑帕米爾 (Pamir) 西臨與都庫什山 (Hindu Kush) 以阻俄阿南犯，東界喀什米爾 (Kashmir) 以防印度之西侵，南與康居提 (Kanjat) 吉爾吉

特 (Gijit) 相呼應。其地設有電報局，郵政局，警察巡邏員，長途電話，可直接與康居提王及吉爾吉特行政專員通話。居民約千餘人，百五十餘戶，有十餘處新式房屋，多係以前英人建築。

出產小麥，馬荳薯。牛羊馬驢共約二千隻頭，居民多業農牧，生活似頗窮苦。衣著方面，比較完整，尤其質料，大部白色毛製品，有似粗犷，寬袖大擺，博帶長襟，彬彬然，有點隱逸之雅！市土商店二三家，但無門面，行人疏稀，不符市鎮條件，然在我們的眼光中，十餘日來，第一次看見連棟的房屋，成羣的牛羊，聚居的鄉民，制服的員工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。稱之爲通都大邑，亦未始不可！

我們初入這個市鎮，先經行一段寬闊的馬路，兩旁有高桿的楊樹，印度河支流 (亦名洪札河)，繞馬路東邊，綠波盪漾，緩緩經過，再前行，經過連簷的兩棟建築物，標有英文榜額，知是電報局及郵政局，初次接觸這樣華麗高大的房屋，在想像中，以爲市內一定有旅館，有浴室，有餐廳，有商店，樂得痛快的享受一下。腦中盤旋

的幻想，幾至想不到會有失望影子。

過此，則是土屋一片，高高低低，稀稀落落，既不整齊，又無招牌。我們找喬沙 (Ghasa) 的哥哥，遍尋無着。(原來我們經過蒲聖 (Puri) 時，巴國駐蒲郵務轉運站長，名喬沙者，來看我們，自願幫助我們。說：他家住米什喀爾，其在地方上頗有權勢，一應住宿，糧秣，簽證，採購諸事，他的哥哥都可協助我們。說着：便從懷中掏出一封信，叫我們到達米什喀爾，就找喬家，人人均知。) 我們問了好幾個人，都不知道喬沙其人，最後有一位貌似上海「包打聽」模樣的人把信拿去，說他認得喬先生，我們停在街上好一會，不見其人轉來。眼看見有人烟的地方，宿食反倒成了問題！還是幾個看熱鬧的人，引我們到北街上一棟房子裏去，其意好像是說這裏可以歇宿。

這棟房子，建築在一個土台上，坐東朝西，一共並排有五間房子，好像是新修的，門窗甫裝，既無佈置，也無主人，疲倦之餘，先將行李卸

下再說。
行李卸在門前院落中，我就地坐下，靠在一個被囊上，取出一枝香烟，還沒有抽兩口，迎來了一位青年，他穿着白色毛織對襟長衣，寬袖博帶，捲邊筒型帽子，有翩翩雅逸之致。向我輕輕鞠一躬，隨着伸出雙手將我正吸的烟捲接過去，隨即很熟練而自然地將兩手交叉合握，外拱內空，把烟捲夾在小指與無名指之間，嘴對兩大姆指與在食指構成的圓口，深吸一忽，烟捲已癩去大半截，較骨製烟嘴方便而有力。他吸後，復

將剩餘的小半截退還我，我拱手，連同另取出的一支烟一並送給他。但出我意料之外，他竟然謝絕，彼此語言不通，像是一種對外賓的禮貌，表示親切之意。是否如我們所揣測？姑留待他日證實。而其吸烟的方式，熟練的技巧，足稱吸烟藝術。我們一路學習，到處表演，蠻有興趣。

我們略事休息，正準備打地鋪時，忽來一青年阻止我們把行李搬入房中。因語言不通，也不瞭解他的意思。正在為難之際，外邊走進來一位紳士型的中年，用半生不熟的英語，說鄉長歡迎我們到他家裏去住，我們心裏想，或許是喬沙的哥哥來接我們的。

我們搬到另一棟房子，坐落東街，房子坐南朝北，前後兩間，內邊雖無桌椅床帳等佈置，但均鋪着厚的栽絨氈子，備着整潔的棉被，比之露天石板，不知要舒適到多少倍！為着宿處，擾擾了半天，現在總算安定下來。

歇了一會，商量晚飯的時候，忽然進來兩位中年男子，年均四上下，一位穿着西裝，說着熟練的英語，自我介紹，他是喀什商人，道經此地，指着另一位巴裝紳士，即這裏的鄉長，也是房屋主人，我們都起立向他握手，表示感謝之忱。他說招待不週，深表歉意，特為我們介紹一個傭童，打水劈柴，工資每日兩枚盧比，說着就喚一小童進來聽候吩咐，我們當然接受。主人又說到房屋不好……我們已會其意，答當厚酬。我們原欲詢問喬沙其人，至此已不便再問了。

主人別後，大家敏感似地均謂此公或許喬沙其人？說着，喀什商人，又偕一人進來，其人雙

手捧一木盤，滿盛奶油、麵粉、牛肉、燒鷄等物。經其介紹，才知來人名哈蘭馬汗 (Ghalam Molskhon)。是乾竺提國王的副官，奉王命專誠來歡迎我們的。我們感到十分榮幸，更感到十分欣慰！所贈禮物，我們只留了兩樣，餘皆託哈君帶回，另送哈盧比五元，他一再稱謝而去。

哈等去後，我們研究洪雜 (Hunza)、「乾竺提首都，王宮所在地。」距此百餘里，皆是崇山峻嶺，又不通汽車，何能專差來此，或亦國王長途電話，招呼此地鄉長代表者？或鄉長代辦後而補報者？總之，其盛意隆情，彌足可感！所引以為憾者，我們倉卒成行，未能準備本國禮品，聊作瓊瑤之報，悵悵於今！

今天的飯，有鷄有肉，由伍兄烹調，其餘打水，劈柴，洗滌，皆有傭童代勞，既清閒而又有口福，其歡欣代替了勞頓。

飯後，漫遊市區，一羣兒童又跟在後邊喊洋人。我們自顧：氈靴重裘，滿身沙土，並沒有什麼異於他們，居然引起好多好奇的眼光，投射我們，我們並不以為辱，反而覺得他們十分可憐！他們看見我們用打火機抽烟，用自來水筆寫字，手上的錶，眼上的風鏡，都足使他們奇異。英國物質誘惑，使他們淪入其羈絆中垂百十年，他們都渾然不知，習焉不察，現在雖然掙脫了大英帝國枷鎖，可是為時不久，許許多多的事業，重重疊疊的責任，還正待他們精明地英勇地負起來趕上前去。穆罕默德的精神，是他們復興奮鬥的基礎，也是他們重振家邦的雄厚遺產。他們擁有燦爛的遠景，這一羣一羣的活潑而健實的兒童，更

令人可愛。雖然，他們緊跟着我們索這索那，我們只覺得他們的天真無邪，只惜我們攜帶的水筆鉛筆等物太少，不然，對每個兒童留下一個人情味的微薄影響，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啊！聊抒感懷，以誌依依。

出山如隔世，

炊烟駕輕綽：

路平喜馳馬，

阡連區羊羣。

相驚形貌異，

相呼「亞喜」親；(註)

鄉長最好客，

新屋款嘉賓。

國王睦鄰意，

餽我以山珍；

鵝羽雖不重，

情誼逾千金。

漫步異邦市，

觸目景物新；

村童出左右，

相率呼洋人。

(註)：土人在路上遇素不相識的人，尤其外國人，很親敬的稱道：「亞克喜」，叫的快了，則變為「亞兮」，我們也做其語調，回答「亞喜」，他們亦欣然而笑。詢之哈蘭馬汗，知為恭賀，或您好之意。

鞭敲金鐙迤邐前進

——今日(十月三十一日)，天氣晴和，自米什喀爾(Missar)動身，向莫若洪(Morokhon)前進，全程六十華里，行七小時又半，皆在砲臺(從壁立的山腰中開一小徑，一邊懸岩萬仞，一邊深壑無底，俗呼此小徑曰砲臺。)中攀援。

昨晚睡的甚安適，一覺到天光，醒來備置已為我們把水燒好了，每人泡茶一杯。利用昨晚剩的牛肉湯下麵條，又算飽餐一頓。臨別，我們奉贈主人盧比五元，聊表叨擾之意，非敢云房租之酬也。

八時起程，向莫若洪途中進發。不知何時受一種暗示，以為一過米什喀爾，路便逐漸平坦。這種暗示，始終盤旋在每個人的心中。所以今天一動身，便先入為主的，以為今天路，是輕快而易的。因此一上路，都是喜氣洋洋，有說有笑，在麗日清風中，鞭敲金鐙，迤邐前進。

出米什喀爾沿一河流靠山邊向西行，河亦彎曲，路漸漸升高，漸漸傾斜，遠望前面重疊的大山，迴環周折的巒嶂，幾使我不相信，越走越有點茫然。四十餘分鐘後，便走入一白線砲臺，蜿蜒環繞山腰，有如一條白帶，一直懸掛在前面。左邊緊靠着懸岩，仰上望不見頂，向下看不見地，砲臺上多風化碎石，馬行其上，沙沙作響，隨時有溜下之虞。想下馬步行，但無迴環之餘

地，走了半點多鐘，找不到一塊轉身的地方。悔不該一起身就騎上馬，更不該讓心板上停留一縷自我幻想！只好閉着眼睛，命交於天！讓馬走吧！幸好頭一段砲臺，雖然險峻，却不過長。一點鐘後，慢慢向西南行，坡度漸緩，漸低，漸入一河谷中，稍微喘了一口氣。石塊絆蹄，路仍難行。沿河繞了兩個彎，前面為懸岩所阻，河繞向南流，我們只好徒涉過河，一過河，便是上坡路，爬一坡又一坡，計時已十點十分，復轉入另一砲臺。右靠絕壁，左臨深岩，馬像懂人情，慢慢地前進，步度非常整齊，沙沙的聲音，聽得很清楚，但不敢往下看，心砰砰然，汗珠如瀉。過去的路，雖然有好多驚險之處，但今天渡過兩個砲臺，才體味出「登泰山而小魯」的真意。方知過去去的險峻鏡頭，大巫面前的幾個小巫而已。

提心弔膽的走了一點三十分鐘，漸由西南轉向西北，漸漸向下，漸漸轉入一河灘。河兩岸多石塊沙灘，中行約五里，河右向沿山麓流下，而山如削壁，高入雲霄，水深不見底，遂策馬後退，尋一較淺灘頭渡河，但水仍淹馬腹，浪急石滑，兩脚皆浸濕，頻頻前踰，握了一把大汗，總算平安過去。一過河，即進入山中。傾斜度不大，惟山石裂縫縱橫，只辨方向，無正式路徑，翻越一個山頭，過一小木板，渡一短程砲臺。遇一吊橋，橋架建在兩邊山頭，如空中飛虹，橋下水浪濤天，馬行其上，擺動如搖籃。

過橋後，仍沿山腰行，路寬不盈尺，自然也有關的地方，但多係石棧，路基不固，人馬行其上，石塊下墜，擊水聲響。一點鐘後，迎面一絕

嶺，高聳入雲霄，峯巒層疊，風雲雪光，變幻靡常。下望河流如線，目暈眩欲墜，偶爾一塊石頭落下，總要分把鐘，才聽到拍擊的聲音。這一段砲臺較之一程，除過山的形狀略有不同外，其餘都是一邊壁立萬仞，一邊懸岩千尋，其驚險相對，有如唐詩「蜀道難」形容的：「……地崩山摧壯士死，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。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，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，黃鶴之飛尚不得，猿猴欲渡愁攀援……」。但唐詩上的形容，是詩人筆下的虛構與誇張，這裏的紀述，是壯士腳下的經歷與體驗！

這一段砲臺，係過橋後，沿石棧（即砲臺）靠山慢慢行進，半小時後，成銳角左後轉，沿石靠山行，漸漸下坡，尚不過陡，左邊岩亦不深，向西南行，進入一河灘。

老伍失踪虛驚一場

河灘全是青石，高高低低，馬行甚緩慢，索性下馬步行，讓馬輕鬆一會，也是讓人輕鬆一會。馬打滾，人便滾；水上的清風，晴朗的太陽，深深呼吸了一會，便選一較平的地方，躺下休息，四肢長伸，口噴烟圈，一環一環地騰空，複雜的思緒，也隨着烟圈一環一環地騰入空中，頓忘前途之艱危，神情為之一爽！

突然間一樁吃驚的事發生了，惹的伍太太放聲大哭！

照例，過河的時候，尤其急流，總是所有一行人馬，先集中起來，然後放一馱糧的馬先行，我們順次跟在後面涉渡。這樣，彼此既有個照護

，更有個鼓舞。自此，前行不遠，就要渡河，首先清點人馬，忽然找不到伍兄了。而他乘的馬，湊巧在一個石岬處蹣跚，加以各自都有一種敏感心理，詢之腳伙們，也不知道老伍怎樣，呼喊一陣，只有谷中回聲，嫋嫋耳畔，惹的伍太太忽然嘩啾大哭起來！從腳伙們眉宇間的暗示，伍兄多半是墜岩了。要嗎？就是第二個砲臺上遭遇的不幸，因為這一段有兩處可能，而且他又走在最後，因此，無人發現。

我一種同舟之情，思浪一波一波地從腦幕上湧出。我沿途的想法，我們這一行，好像是同舟的弟兄，在未靠岸前，我們中間任何一個，連自己已在內，萬一遭遇不幸，一應尸體的裝殮，靈柩的安運，遺物的保管，火葬？水葬？野葬？這一切問題的安排。繼續的不幸，繼續的問題，到是每個人的問題，也是每個人道義上的責任，越想越成問題？只有撫心禱告上帝，祈求上帝護佑我們，護佑我們平安過去吧！讓問題遠遠離開我們吧！可是現成的問題擺在面前，伍太太越哭，問題越不可解！還是老馬木提的閱歷多，他看我們相對無言，獨自不聲響地騎了一匹馬向我們來的路，急馳而去，一刻鐘的時間，馬木提又跑回來了。

老伍這位仁兄，職業雖係編譯，但性情孤傲，態度豪放，却不似時下譯人氣習。就他好的來說，有點擇善固執，壞的說來，則剛愎自用者流。有人批評他：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尊」者，則又似非其類。我們同行一個多月，從未看見他與我們中間任何人親親熱熱地談過一次話，甚

至連對他太太也如路人一般。除過有一次他太太從馬上跌下來，他才飛滾下馬，把她扶起，溫溫存存地替她裹傷，問長問短，此外再沒有看見他的笑臉。在路上他是不管別個，同時他好像也不希望別個管他。他的馬或前或後，或停或行，向不結伴他人，向不考慮迷途的危險，甚至連懸岩，深壑，急流，巧浪都不管，他不但無視人，而且無視自然。這樣的人，真不像他太太口中所說的能幹而有才思。的確，要說他有點呆氣，他却寫得一手好英文；（我們在米什喀爾，寫給乾空提國王的信，是他執筆的，的確文情並茂），要說他有點圓滑，他却不喜與人打交道；要說他自私，他却勇於為他人服務。一路上分配他的勤務，無論輕重多寡，他從未推辭過，而且很快地做好。像這樣一個人，真令人莫測高深！平時到不覺得怎樣。今天一聽說他不見了，大家到覺得他這個人有好多地方值得人有些留戀之處，有些敬愛之處。

我們看見馬木提君轉回來，真是悲喜驚疑，交集於心。馬木提很輕鬆而慎重的指着來路前頭的一段石棧，我們不約而同的跟着馬木提的指頭跑上去，原來石棧左邊有一丈見方的一塊坳窩，夾在兩塊大石之間，外面看不見裏邊，我們走進眼前，發現伍兄酣睡在那裏，我們把他叫醒，他到滿不在乎地望了我們一眼，隨即取出香烟抽。我們責備他不應該不告訴我們就在這裏休息，讓我們着急！他到若無其事的說，沒關係！他太太又氣又恨，狠狠地指教了他一頓，他又說沒關係，惹的她太太罵了一聲「死鬼」！而去。

原來他走在最後，他聽我們說，要在前邊河灘休息，他便等不到河灘，即獨自一個選擇這裏休息了，惹的我們空着急！可恨亦復可笑！

這位仁兄，有好多地方不盡人情，但却有好多地方太盡人情。他的不盡人情處，簡直對每個人都視為恨的對象。他的太盡人情處，很想為每個人犧牲他自己。他却不是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類型的人。他對人，不願認識，更不願多認識，可是他一旦認識你，便想瞭解你親近你。有點北方人的性格，說話不轉彎，不保留。因此，他受了一個他認為他所認識而瞭解之人的欺騙時，他便鬱鬱不快，總要有好多日子的沉默，不與任何人講話，甚至他的太太。

這樣一個怪人，也可說是一個自好之人，偏生在這一世紀。生在這一世紀的人，不懂詐虞之道，是要被環境遺棄，被社會淘汰的呀！想起伍兄，不勝感慨之情！

過河沿山麓行，半小時後，爬一高崗，再前行，向東南轉，過一小橋，路上不時發現羊糞牛糞，間聞鳥聲，樹木亦不少，知附近有人家。再行半小時，遇有零落土屋二三處，兒童遙遙相望而呼喊，沿一山麓前進，又遇一村，約七八戶人家，再前行，遇一村，名烏布那哈村，居民十餘戶人家，皆務農，衣服多不整潔，房屋亦簡陋，從外形看，生活似很窮苦，但人情純厚，看我們這一羣人，都投以同情與歡迎的眼光。我們就在這裏休息一會，旋有成羣的男女來看我們，因為不懂話的原因，只互相望望，接連有幾位小朋友給我們送些杏干，蘋果，雞蛋等東西。很有

禮貌的捧着一個盤子，或者盛滿一籃筐，表示歡迎之意。我們每盤取一兩樣，並轉贈盧比一二枚，表示回謝。他們非常高興，好像覺得情禮換到代價。我們臨別，還互呼「苟攏！」十足的東方式的人情味。

又繼續前進，雖仍在山中盤旋，但路較寬，坡較緩，河身亦淺，心理上已輕鬆了好多。沿途仍多樹林、牛羊、飛鳥。並有水磨、小橋、零星的人家，點綴着這樣一個小的國度。行約十餘里，到達莫若洪，我們便投宿於此，日已西下，夕陽的彩霞，映遍山頭，時已下午四點十分。

莫若洪係一小村落，居民二三十家，人口百餘，比屋而居，圍以短牆，木棚為門。居民多業農牧，甚勤苦，體格雄健，出產除牛、羊、麥、豆、馬荳薯外，尚有各種水菓，就以杏、蘋果為最佳。

我們一到，跟着一羣孩子圍着我們，引我們到一家人家投宿。主人阿木漢，年約四十餘，能說簡單英語，讓我們投宿他家。他家係一棟同字形土屋，有土炕二，東西對列，南邊靠牆，一個大火爐，北窗開一門，有一小窗，我們分臥兩坑，主人眷屬五六人移居別處，專讓我們歇宿，其盛情彌足感人！

一路來一切都習慣了，由主人介紹一位傭工，給我們打柴、取水、燒火，我們很熟練地把飯煮好，行李略事整理，便就寢。

今夜月明如畫，月光從壁縫及小窗中射進來，照在每人頭上，似都未成眠。往日睡蒙古包，臥石室，甚至露宿，都是頭甫就枕，便鼾聲雷動

。今天很難得的潔淨的炕台，溫暖的房屋，滿以為能甜睡一覺，可是越想睡越睡不着，索性起來到室外散步，發現老鄭坐在一塊石頭上望着月亮發呆。一路上比較心思沉重的，我同老鄭有點伯仲之間。

羊大似貓牛小如犬

——今日(十一月一日)天氣晴和，自莫若洪(Morokhon)向帕首(Passu)途中邁進，全程五十華里，行六小時又十分，皆在羣山環繞中兜圈子。

昨晚思緒重重，整夜未能安眠，今晨起來，精神不太好，草草吃些東西，便同大家一齊起程，向帕首前進。

出莫若洪向西行，沿河左岸前進，約七八里，經過一小村庄，土屋三五家、牛羊東西奔馳，犬吠鷄叫，小有農村風趣。過此村後，向西南行，通一小橋，林木青蔥，流泉淙淙，雖然山石縱橫，砮崖轉谷，但行旅其間，覺清潤襲人，處處顯有生氣，不似過去若干程中，巉巖險嶺之可畏，萬谷千壑之可慮！

約行三里許，又轉向西，坡度漸高，攀一崗丘，再轉南行，過一鐵索橋，約十餘丈，人馬行其上，搖擺如浪波，為避免危險，單乘慢慢渡過，耗時四十分。過橋上坡，越行越高越峻，石路坎坷，距河壩高約五百餘公尺，係一小型遠板，險路走得多了，經驗自然變成了技術，技術也就壯大了人的膽量，所以這一段路也不覺其苦。下

坡路較平坦，轉彎亦不多，彎度亦不大，很快的就下去了，費時不過半小時。

下達板後，約五里，抵達一村，名柯伊培，有二十餘戶人家，皆築土屋，散居於山麓，均業農牧，出產小麥、花生、馬荳薯、蘋果、杏干等，但人口逐年增加，生產不敷需用，所產牛、羊、馬不少。沿途所見羊甚多，有一種羊，體小如貓，色純白，毛茸而發亮，遠望如一羣白兔奔逐，銀浪起伏，近視，始察知為羊羣，誤為仔羔（幼羊），但其呼叫的聲音，同普通老羊一樣。但也有普通大羊羣，惟所見不多。至柯伊培村頭，遇一小牛，體大如犬，居然籠頭重負，約馱五十餘公斤，一青年農人牽之行，慢步田畦間。為好奇心驅遣，我同老鄭、老馬等下馬近前撫摩，此牛一見生人，作吼叫，其聲大如老牝牛，似非犢仔。我們報之一笑，牽牛的人，也跟着我們笑起來了，好像他知道我們笑的意思。惟因言語不通，也無法詢其族類？或者偶然的畸形狀態？但這種小牛，只在柯村見此一頭，不似小羊，沿途成羣奔逐，自亦不知其在人類心目中的一種奇異地位！

入冰川過天池有感

出柯伊培村，向右轉一大彎，沿溪行，經過一水磨，約行四十餘分鐘，進入中型達板，初尚有路可尋，逐漸石塊越來越大，如丘陵起伏，一高一低，漸失路徑，漸迷方向，漸入冰川，有時遇到冰嶺，光滑難行。一段冰崗，一段石峯，目不能辨，馬蹄時時滑溜，靴鞋發出熱氣，慢慢溶

濕，更難行走。不到半小時，已經全身出汗，馬全身冒烟如蒸騰，頭時時上下揚，為自米什喀爾以來最不習慣的一程。但無懸壁深巖，尚不感覺險峻。

下達板坡度較大，行二里許，經一天池（山頭上的湖，俗稱天池），周圍約二三十丈，直徑亦不下八九丈，水作碧色，邊緣均凍結如石，中心冰薄如紙，投以巨石，作轟轟響，其深總在十丈上下，亦一壯觀。

由此向南彌望，自西至東，一股浩浩無垠的冰川，色深綠而透明，莽莽蒼蒼，沿山麓橫溢，斷續百里，如奔巖礫石，如龍蟠虎踞。忽然重重疊疊，高聳如層樓，浩浩淵淵，深入於無地。谷間的河身，仍存原始波濤推移的面目，如水銀泛濺，蜿蜒起伏，若斷若續者千里。恰是初斜的太陽，從深淺不一的冰川中，反映出來的光輝，遇着遠處古代冰山的倒影，好像在太空中搭起一層彩色的帳棚，籠罩着這一道冰谷，格外顯得幽邃而崢嶸，浩遠而輝煌，鬱鬱乎蔚為奇觀。

冰谷南邊，一座古代冰山，高岸離谷，深谷為陵，不知經過若干萬年滄桑之變遷。沿山周圍的村落，有牧場、有杏林、有稻田、有溪流，日麗風和時節，頗有點江南景色，而這座冰山却仍然巍然地獨立於這樣的氣候中，放出襲人的冷氣。在每年六、七、八月，從它靠日光的一面，溶化出本體的幾千萬萬份之一，但在這無盡止的日月，它的本體也不知溶化了多少！再過若干年，在同一的空間，會不會再見它的形體？！

這樣龐大的一座山嶽，除過發出襲人的冷氣

，放出深綠色的豪光，溶出淙淙的冰泉外，凡是宇宙間所有的存在：甚至無機體，都無法附麗於它。也只有它每年溶出的幾千萬分之一的本體，賜惠農民，才使人人有「維山仰止，必敬恭止」之情。不然，它那一副黑烏烏，亮瑩瑩的面目，真令人有點望之而生怖，近之而怨惡的心情，因作：

冰山頌

巍巍峩峩，

其形如鯨。

莽莽蒼蒼，

其勢奔騰。

琉璃裝成的整體，

全身不着一塵。

東迎朝暾而成彩，

西接晚霞化為雲，

贏得周遭百里的瞻仰，

玉肌瑩瑩，

滿眶淚——如雨絲絲傾，

國人生源田中春，

閱覆載之偉大兮，

萬然冰國溫情。

過天池，向西南行，上一達板，高達二千餘尺，比較險峻，但已習慣，尚不在意。惟我們行走在冰川中，爬冰嶺，越冰崗，遠處橫在前面的冰谷，冰谷以南，巍然屹立的冰山，稍一抬頭南望，心便有點怦怦！

出冰川後，再行數里，路較平，細沙漫漫，如履厚褥。下午四時，到達帕首。

該村居民約三十餘戶，人口一百四十餘人，均業農牧，非常勤苦，衣着樸素，禦寒有餘。房屋多係土塊石板所築，門戶均小，足蔽風雨。出產小麥、馬荅薯、豆類、蘋果、杏干、牛羊等，收成不豐，計口而食，如人口不斷的增加，天時地利有限，而人與自然奮鬥的條件又不足，如此下去，這些地方的人不知何以延續其繁衍？

今天路程雖長，但整天在萬山中兜圈子，都感到疲勞過度，原議趕到吉里米提 (Gilment) 的計畫打銷了，遂投宿於此。

由脚伏馬木提介紹，宿一鄉農家。居屋位置於一梯原西端，沿原土屋十餘家，周圍菓林稀疏，北山壁對，小溪繞杏林流過，夕陽照射在林間，格外顯出清靜而溫暖。我們住的房中，仍無床凳之類，惟主人情意殷殷一應柴水均不成問題。村人盛意，紛紛托盤携筐；送給我們許多杏干、蘋果、馬荅薯、雞蛋等物，雖不能形於言辭，而情意至足感人，我們真有點辭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之感覺，只好每樣接受少許，並分別轉贈盧比二、三元不等，聊表回敬之意。

今晚月明如畫，圍坐吃水菓，計畫一餐豐富的晚宴，此地可能買到的只有鷄與羊，託主人買到公鷄一隻，小羊一頭，最奇怪的公鷄比母鷄貴，而且不易掉換。羊則正合理想，重七斤嫩而易煮，另加三斤鷄肉，足夠二十餘人之飽餐。不料事竟有出人意想之外者。鷄煮了三個鐘頭，鷄肉爛至與骨頭脫離，而羊肉皮頑不易咀嚼，再燒一

小時，仍啃不動，詢之原因，方知買的是一隻老羊，只能煎炒，而不能清燉，弄得大家吃了一餐不愉快的晚餐，然而鷄羊肉雖不會到口，鷄羊湯却鮮美異常，大家的苦臉，復又慢慢轉變過來！

王子狩獵行宮待客

今日(十一月二日)自帕首動身，經宿吉里米提 (Gilment)，康巴索 (Kombarso) 洪維，(Hunza) 至五日，抵達英地 (Hind)。歷四日，共行一百一十二華里，十五小時又五十分，全程在一河谷中，無懸岩峻嶺，無深壑險峻——

昨晚睡眠很好，今天精神煥發，很快的整理行李，弄早飯吃，起程時才八點半鐘。

因聞康巨提 (Grajut) 國王馬加汗先生 (Mir. Mohd Jamal Khan) 近日冬狩，留駐吉里米提行宮，我們適經其地，不得不作禮貌上之拜訪。遂計畫今日之行程，便止於吉里米提，計程僅二十一里，全以輕鬆的心情，走此一程。

我們由帕首動身，是上午八時半，開頭就沿河谷進入山中，南向復轉西又轉向西南，此一短行程，全在羣山中盤旋。約行十餘里，漸漸平坦，一段沙質路，溪流環繞，楊柳依依，引我們到達康王的行宮。

我們由帕首出發時，甫一就道，便從右前方出坡轉彎處，發現兩位似民非民，似兵非兵的青年，騎着兩匹駿馬，超越過去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有時走捷徑，繞到我們前面，有時爬高瞭

望，落在我們後邊。我們用英語及維語問他們，他們似答非答，彼此瞠目不知所問對，互報以一笑。可是行人的心中，尤其在外國境內，總是有些疑慮？每個人心上好像懸着一塊石頭，擺上擺下。同行伍太太很有趣的神情，他們同搭訕着，他們忸怩地馬上加鞭離開我們行列了。原來回教徒是沒有與女人交談的習慣！我們大家一齊笑了。老鄭笑得頭不可仰，望着米賽斯伍說，我們到了緊要關頭，還是請女將出馬，是為上策。最後我們研究這兩位不僅無惡意，倒是一對義務的保鏢。泊自我們到了吉里米特王子行宮時，才發現這兩位義務保鏢在王子衛隊行列中，我們才恍然大悟。這種緘默的歡迎與護衛，甚於形式的儀仗，使我們更感動更興奮。

王子的行宮，是傍着一座小山脚下建築的，山上菁蔥的林木，脩竹成蔭，宮前一片平坦廣場，右側一排精巧的木屋，暫作招待所。一條清溪，繞廣場左側流過，淙淙有聲。我們到了行宮廣場上下馬，一位西裝畢挺的男子前來接待我們，很有禮貌的自我介紹，並代表王子歡迎我們，即刻引我們到招待室休息。

招待室同樣的無床位桌檯之類。我們習慣似地將行李鋪被就地打開，寒暄幾句，才互通姓名。他一口很流利的英語，他名蘇馬拉罕，現任王子侍從秘書，曾到過新疆、甘肅各地，並且在迪化、蘭州有許多朋友。王子名穆罕默德加馬汗 (Hit Highness, Mir. Mohd Jamal Khan)，也會到過新疆。對我們西北撤退的人士，將假道巴基斯坦返國的消息，這裏早就知道。王子

並派衛士兩名，於昨天赴帕首迎接我們，我們盛道感謝之意，旋即承其引見王子。

王子中等身材，高頰隆準，方面短鬚，年約四十許，儀度雍容而沉穆。上身着天藍色嗶嘰西裝，灰色巴式襯衫，褲長過腳，寬約二英尺。談起話來，像英國紳士派頭，有條理，有分寸，滿口流利英語，而且道地倫敦話。如不見其人，只聽其音，會誤會為英國紳士。他說他小時就在英國唸書，三十歲時才回國，他的王位是世襲的，全國人口雖只有兩萬餘，類能刻苦耐勞，與自然奮鬥，僅能維持最低生活。所幸都有個共同信仰——伊斯蘭教——安分守己。環繞境內，很少爭奪詐欺的事件。他轉問新疆事變的情形，我們回答他：

——新疆是整個中國的一部份，為三十六行省之一。因其地處西陲，疆界鄰接蘇俄，過去的事變，全是鄰國陰謀製造的，最近並無特殊事變。

——這裏收到新德里的廣播，說新疆發生重大事變，有百餘將領及公務人員出走，將經印、巴兩地返回中國內地？

——這因為中共奉俄共指使，在國內發動的侵略戰爭，華北西北華中各省，相繼淪陷，各省不堪受奴役的人民及軍公教人員紛紛離開鄉土。從冀、晉、綏、陝、甘、新省出走的，均經新疆假道貴國，並非全由新疆出發的。

——廣播又說：「昆明淪陷，重慶情況不明，臺灣被封鎖。」不知確否？果如所傳，則

今後貴國的局面，會轉向另一角度？

——或許有一段黑暗時期，但不會太長。敝國於八年抗戰，元氣虧損之餘，政府正力圖復原之際，中共便藉機發動內戰，使政府不易兼籌並顧，致在軍事上暫時失利。可是在政治上却相當成功。不久的將來，國際間對於我們，一定有進一步的瞭解，國內的人民，將會從事實面前醒轉過來。

——這一路有好幾處，簡直無法通過，況且各位携家帶眷，夠危險！夠辛苦！

——我們，不，還有許多追求自由的人們，要假道貴國，路雖艱險，但並不能阻止我們的決心！

——過去若干年來，曾有許多同樣情形的人們，從蘇俄本土邊境逃出來的，也經過這裏。（言下對我們這一行，更表示同情。）

——我們對殿下（His Highness）表示十分敬意，並致感謝之情誼，以後繼續過來的人，還要請殿下多多關照。

當然！

他聽了我們的報導，表示很同情，很關切，最後談了些彼此的國情和風俗。他很讚美我國文化，最喜歡我國字畫、刺繡及盜器等。

我們離開哈密以後，穿過戈壁千餘里，翻越關山百十重，一月以來，如驢如盲，外邊的情形一點都不知道，也不能判斷消息的正確性。後來到了喀拉蚩（Karachi）綜合多方面的消息，才知道這位老先生上了別人惡意宣傳的當。我們推測，中東許多伊斯蘭思想的民族，正受着這種

歪曲事實的宣傳所干擾！

今天最愉快的事，是加馬汗先生招待我們的午餐，及三五牌的香烟。一月以來，全在廣漠萬山中跋涉，生活倒退了好幾世紀。風餐露宿，並不能形容當時的艱苦；忽然吃到咖啡、餅干，以及黃油土司，簡直像做夢一樣，悠悠之思，隨着三五牌香烟繚繞而入於無愁之鄉！

儼然世外桃源村落

自離開喀什米爾以後，雖然經過好幾處最險峻最艱苦的路段，但山形地勢，風土氣候，顯然與過去幾站有好些不同的地方。這或許是這二萬多人口生殖繁衍重要的原因？也是這個小王國形成的主要因素？我想歐美信宗教的人士，假如旅行洪雜（Huns）境內，看見和藹可親的老人，看見紅鬚垣垣的武士，看見活潑可愛的兒童，更看見貓大的小羊，犬大的小牛，更見果實累累的菓林，水聲淙淙的流泉，一望無盡的梯田，一定會聯想到「金河王」（Golden River）中的「Treasure Vally」。那本書裏面的楓葉、松濤、流泉、鳥音、綠油油的山田，夕陽西下晚霞，更顯出這裏的真實畫面，青翠而美麗。我們經過荒涼的萬千大山，忽然走進這富有詩意谷中，覺得這一地區，得天獨厚。荒涼與富庶，寒冷與溫和，形成一種顯明的對照，但也只是對照而已！

本日上午八時，承主人盛情，招待我們早餐，攝影送別。雖然萍踪短聚，因為契機相投，彼此都有點依依之情！

下午一時，才離開吉里米提，向印地(Ind)途中進發。離吉里米提不及十分鐘，便翻一小山嶺，峻而不險，高而不危。過山後，向西行，經過一村，名卡木苦爾，居民散住於山坡杏林中。過此則懸壁萬仞，飛橋流徑，俯視深壑，河流蜿蜒如帶，仰觀羣峯，雲天環接如烟。下坡後，經一小村落，炊烟三四家，羊牛七八頭。砌石為田，杏林環繞，鳥鳴啾啾，小橋相通，犬吠不驚，儼然世外桃源。過此又爬一小山，高約千餘尺，較難行，但不感其苦。下坡後，零零落落幾處人家，再行半小時，到達康巴索，已下午四時二十分，計共行二十五華里。

苦盡甘來痛定思痛

這裏有近代建築平房一棟，屋外脩竹成林，林外一條清溪，繞屋緩緩流去。溪兩側，楊柳稀疏，雜花遍地。遠處一管理員模樣的人來迎接我們，便指建築物為王府招待站。上午奉王子電話，謂我們一行將到此，囑其妥為招待，我們覺得盛意難却，只好就此歇宿。

屋內佈置簡潔，正房設床一，係帆布條交織而成，有彈性，几椅各一，化裝臺一。其餘的房間，有的擺幾張床，有的仍是地鋪。我們九個人，十八隻眼睛，都望着僅有的四張床。其他的設備，似無興趣去欣賞，安適的睡眠，是每個人心中的一種理想，結果，管理員將我的行李搬到正屋裏去，他說這裏是專招待長官的，我們聽了，覺得他的話淺俗可笑，我想，他一定誤會我們是國外的考察組織。結果，謙讓了一陣，我雖被

大家擁護獨睡一張大床，可是反倒把我害了，輾轉一夜，不能成眠，這原因大概是露宿石板，已經成了習慣吧！

今天一應燒的、吃的，以及馬的草料，都是管理員代我們辦的，方便多了。

晚餐有羊肉，有洋葱，有馬荳薯，有油麵，皆是伍兄的傑作，又算飽餐一頓，遙想此後食宿，不至太成問題。慢慢苦盡甘來，也慢慢痛定思痛！

驟見故國文物真蹟

一月以來，露宿石板，已成習慣，昨晚換臥軟床，反輾轉未能成眠，詢之大家，都同一情形。起床已遲，草草吃些早飯，管理員幫我們收拾行李，情誼殷殷，臨別，酬贈盧比五元，彼謙讓再再始接受。

由康巴索動身，已十一時矣。今日行程，開始就沿山腰走。由東轉南行，約半小時，轉西南一大灣，復轉正南，上一小山後，轉向東南行，又四十餘分鐘，向正南一山坳進行。路徑曲折甚多，山嶺重疊。這一路雖然在崇山峻嶺中跋涉，但能看到樹林農田，沿途零零落落的人烟不少。有的砌石為屋，有的搭草為棚，間有用木料磚瓦建築第宅者，但亦寥寥。人民窮苦異常，為着生存，曾付出使人不能相信的努力，來克服自然的限制。他們鑿山聚土為田，每田均築石堤以聚水，遠望高下數十層，青黃入畫。又利用雪山溶化，架橋為渠，以竹管連接，引水灌溉，阡陌相通。各種水菓樹林甚多，尤其蘋果，肥大如拳，每

至一地，總有些樸實的居民，携蘋果一籃，雜以雞蛋麪餅之類，表示歡迎遠賓之意，我們感其盛情，無以為報，報以盧比，均欣然稱謝。

下午三時，經一小村庄，沿小徑，行十餘里，至洪雅——康巨提首府。有譯坎巨提，也有譯為乾坐特者。我們在新疆，只知道康巨提，而不知道洪雅，因為康巨提在外交上成了一個習慣名詞，時間一久。無形中代替了首都。尤其在我國

考之清史，康巨提本是我國藩屬，在康熙年間，尙年年入貢，每歲朝覲。迨至光緒十七年，英人防俄南侵，派兵進佔該地，清吏昏瞶，以為地處荒遠，增兵轉餉，反為不資，遂令其自生自滅，而臥榻之側，從此任人侵擾矣。也從此與我漸漸斷絕關係矣。但康巨提朝野，對我國文物風化，傾向殊殷。從王子的服飾，與王宮的陳設，足證其由歷史上的依存，轉為精神上的崇拜。

王宮建築在一平原上，四周丘陵環繞，樹木格外蔥鬱，林外一市廛。宮為一青麻石三層樓房，工程設計，全是近代風格。內部佈置，整潔而華貴。用品有江西瓷器多種，英製器皿亦不少。陳設有湘綉字畫，川錦被褥，佈置有中國書畫聯幅，內有何紹基真蹟一幅，裝裱皆精美。我們離國經月，忽睹故國文物，頓增流離之痛，悵悵終宵！王宮左側，為一平房式建築物，雖非畫棟彫樑，但在荒僻的山谷中，已經算是人間天上。內部的佈置，與王宮相彷彿，只是江西瓷的飯碗，一桌(十個)缺少一個。餐廳，會客室，沙發，地氈，油畫，一如近代官邸。我們一到，便被王

宮交際人員招待在這裏。我們進第二道門，面對一石屏，上刻 Welcome 二字，我們才知道這裏原是招待所。

我們下榻以後，便發現一羣活潑可愛的兒童，圍在我們周遭，跟前跟後，我們逗着他們玩笑。他們並不怕生，像沿途的小孩一樣，以奇異的神情看着洋人。我們隨後在一羣圍觀我們的人當中，發現一位城市型的青年。從他的口中，才知道他是休假回籍的士兵。他服務的部隊，是××團××營，受英國式的訓練。其教練員，多是英國籍，每月的待遇，上士有八十盧比，但不懂英語的，不能升士級。他本人的英語，說得很流利，我們證明他一定是中上士。他頗有禮貌，很懂事，他說他當兵，每年休假一次，每次一個月，糧餉照支。我們當時感覺，殖民主義的國家，能夠利用殖民地的人當兵，這種制度不無重大的影響。古人說：「唯名與利，可以奔走天下英雄」，橫豎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不過殖民主義者善為利用而已！

這位士兵，很愉快地為我們充當義務翻譯。他說這裏的王子曾經兩次招待過外國人，一次是美國人，一次是中國人，都是他擔任譯員。我們聽了，覺得好笑，人之愛好面子，普天之下，都是一樣。王子滿口道地英語，自不用他人代舌，想來這位士兵，或許參加義務聽差之一，自稱譯員，無非在外國人面前，裝裝面子而已。可謂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！

我們的晚餐，是王府招待的，有牛排、烤蛋、黃油麵包等，好像是早為預備的。王子高誼，

不以貧富視人，不以盛衰易度，真君子人也，珍貴的友情，能不令人望風懷想呀？

晚間我們在招待所的客廳裏搭地鋪。客廳是裏外二間，外間隔為兩室，甚寬敞，新式沙發大小十餘只，地氈如褥。其他油畫、像片、圖書、畫報、雜誌、鏡屏等，應有盡有。惟雜誌大都是兩年以前的刊物。另一室是餐廳，餐桌約二十客位，餐具廚中，各種酒瓶羅列，臺布潔白，瓶花鮮艷。裏間亦隔為二室，一室係盥漱間，一室係寢室，設有彈簧床一，寫字檯一，床几一，椅几各一。

我是最怕睡軟床的人，同行老呂看我在外間打地鋪，他很快的把鋪被搬入內間。裏外一壁相隔，因為生活急遽的轉變，大家興奮的反而睡不着，於是大家話匣子開了！從建設談到戰鬪，從戰鬪談到旅行，從旅行談到山水人物，從山水人物談到鬼狐神怪。老呂忽然講一個故事，說他在某處服務時，他的機關裏有個職員，與一死於癆疾的青年發生鬼戀，繪影繪形，煞有介事。不淺趣的老鄭，認真地證實其事，說世間真有鬼，恐怕裏邊房裏就不大乾淨。黃昏的時候，他在盥洗間洗臉，從壁鏡中看見一個黑影，疑為所中女僕，可是轉身巡視，甚麼都沒有。又回身洗臉，彷彿有人掠他的頭髮，他嚇了一跳，抽身跑到外邊院子裏。老劉接着說，不錯，裏間屋裏的確不乾淨，今天下午那個義務譯員向我說，那個房子曾經吊死過一個女人！話還沒有說完，裏邊屋裏，傳出「一個很厲的」下冬聲音，這時發現老呂赤條條地跑出來，大家一齊笑了！可是彈簧床空着，始

終沒有人去享受。可是疲倦的襲擊，也就呼入睡了。

聚族而居面帶春風

康巨提為一世襲王國，原為英國「保護」，現在名義上雖屬巴基斯坦所轄一邦 (Hunza State)，實際上政權則屬於國王。

國境全在喀喇崑崙山印度河支流峽谷中，南北條長，東西狹窄，有如夾竹桃葉。東北界我國新疆，西北鄰蘇俄，西越與都庫什山 (Mt. Hindu Kush) 與阿富汗相望。面積南北長約三百餘華里，東西寬約二、三十華里，人口二萬一千三百人，分佈河谷中，聚族而居。自米什噶爾 (Mishgar) 至羅慕爾 (Nomo)，約有大小村落五十餘處，均信奉伊斯蘭教 (Islam) 從衣食及服用上看，除王室外，生活都還過得去，無大富亦無大貧，融融陸陸，從不知外邊尚有吃人的世界！

康巨提的政體，是一元化的元首制。王府雖有許多行政人員，不，許多辦事的人，都是代國王負責。

中央——也可說是王府，有兩個會，一個叫議政會，(Executive Council) 一個叫議事會 (Affairs Council) 前者有關山田之開闢，水壩之興築，農牧之生產與分配，均由該會決定。一年集會兩次，由國王召集，參加人員為鄉村行政首長，及地方有德有望的大紳。後者有關民事之管理，貿易之進出，外賓之迎送，則負其全責。該會人員有事時，便環侍於王前報告日當行

政，及建議與處理。其參加份子，為王府秘書長以下十餘位辦事人員。此外無國會，無司法機關亦無警察。而其境內：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行者讓路，耕者讓畔，斑白者不負重行。人人都是春風滿面，笑顏相迎。國王除過與英巴兩國聯絡外，好像一無所事，真可謂政簡刑輕，垂拱而治之局。

地方——也可說是鄉村，一鄉轄三——五個村，鄉有鄉長，由王府委派，選擇標準，多重地方上所推崇的人士。或阿訇（清真寺住持）用不講派系，也無人左右國王的意見，管理鄉村間一切民事。如耕種指導，農具製購，婚喪主持，疾苦照護等。村有村長，但不固定，亦非政府委派，只由鄉長委託，代表其辦事而已。但村人偶因細故發生爭持，不能解決時，則同赴村長處，請其仲裁，一經裁定曲直，則雙方均無異議，欣然返家。

此一國境，全在一河谷中。谷以內之山坡崗邱，全是土質構成，為印度河（Indus）一支流貫通。凡有水土的地方，便有人烟。一應開荒、築壩、挖渠、砌田、施肥等等，均由鄉長或國王召集全鄉或全國人民舉辦。每開一田，則按輪分配村民耕種或牧畜，技術上則由公家協助。豐收，五五繳公，荒年，則由公家補助。全國無私有田地，更談不上轉讓與買賣。國王在形式上好像為一大地主，而在實質上，不過為一國家土地管理員而已。

全國語文，以阿爾塔（URDO）文為主。對

外全靠英文聯絡。國王英文、英語均流利暢達，以下辦事人員都能講普通英語。全國有小學四所。米什喀爾有郵局一所，其他較大鄉村，皆有代辦處。惟電話較普遍，各鄉間，各鄉與王府間，特為主要的聯絡工具，並在國防上，發生很大的作用。我們一到米什喀爾，一小時後，就有人以國王名義者，送禮物給我們，名為接風，實則監視。後來一批人在其邊境上（其實甫過國境二里），因故鳴槍數十響。我們一到居里米特（Ghimt——國王行宮所在地）。國王便實詢我們，其消息靈通，有如是之速！

康巨提與巴基斯坦的關係，僅供獻兵役，而巴國政府却年有補貼。此外，一應電話、電報、郵政，則由巴政府設置與派遣。

巴國對康邦兵役，係半徵半募性質。除年齡體格外，尚須略通英語，此或殖民時期的遺留。服兵役並非鄉人所厭接之事，因為月餉係比照英軍發給，普通兵可得盧比二十四元，每年休假一月，退役後，不僅有恩餉發給，而且英語已能滿口溜，回鄉有當紳士的資格。我們在坎鳩達遇到一位休假的士兵，禮節周到，英語流利，也好像知道更多的事情，自然在鄉間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康巨提只有陸軍常備兵二十四名，經常駐首都，有時亦派往各要隘巡邏。國王擁有禁衛軍一隊，共八名，皆持新式武器——英製步槍。除國王佩有手槍外，其他官兵，不得攜帶輕便武器。

據聞：康巨提自有歷史以來，國內從未發生過動亂。故朝野不知「鎮壓與武力」為何事？我

們細究其原因：大概信仰一致，國人無思想上的衝突；地權平均，鄉間無貧富的對立吧！至於外患，小則憑險扼守，常備兵力，已足調遣。大則可動員全國男女老幼。執干戈以衛社稷，這在伊斯蘭教條中，已成為傳統的信守矣。

山頭會救災又救難

康巨提的禮俗，好多地方，都根源於婚姻制度。也可說：是其國的歷史與文化的基礎。

這個國度裏的男婚女嫁，好像是把宿緣交給人造的上帝！本來地球上的回教國家，多是靠多妻制度來發展民族主義，而這裏却大異旨趣。不僅勵行一夫一妻制，而且在不成文的法例下，訂出了許多限制，無形中也限制了人口的增加！

年齡的限制，有點像中國「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」的古訓。不過社會上獎勵老處女佐理家務，因而女子二十歲以上出嫁的，為數相當可觀。男女成年以後，先由媒妁之言，雙方父母同意後，再向鄉長登記。這一段時間，越拖得長，越表示雙方的門第與慎重。同時，也給兒女們的一個認識機會。訂婚佳期，報請當地阿訇選擇。訂婚那天，由男方送羊八隻或十六隻給女方，用代聘金，女方報以麵菓蛋菜之類，表示婦主中饋之義。

結婚採集團儀式，多在十二月舉行，由國王主持，地方年高德邵的阿吉（回教中朝過聖的阿訇，回國稱為阿吉，相當博士頭銜）福證，均有一篇訓頌之詞，典禮簡單而隆重。

新婚后，女方母親陪女兒在婿家作客半月，

自月牙起至月圓止，然後由男方母親帶兒媳陪同親家母回娘家，也作客半月，自月圓至月牙爲止。在此期間，雙方母親，有指導新婚兒女性生活方面衛生常識之責。新婦一有妊孕，雙方母親即行監督兒女分居，一直等待孫兒滿週歲後，方能同房，否則爲禮俗所詬病。萬一有生育三人以上，社會及家庭均獎勵打胎。同時，女的在家中有廚房管理權，衣服用品分配權，不似其他回教國家，僅居於附庸地位。但因此之故，女的也容易衰老，不到四十的婦女，多已現出老態，我們走遍全國，從未看到一個天真活潑，俊俏而風趣的少女。好像所有的婦女，都爲生活擔子壓的喘不過氣來似的！即就王妃而論，也是輕裝淡抹，樸質裝衣。據伍太太稱，一小時的對話，都是處家過日子之道，毫無時下氣，於此可知康國婦女生活之一般。

千年來，康巨提的人口，始終維持土地的生產供應量，想來婚姻的傳統，是其主要的原由，不然，任其自由結婚，與漫無節制的生育下，則康國早已變成吃人的社會矣。

各鄉村有個自然的集會，名叫山頭會。(Peak Gathering)

這個集會，只有名稱，而無組織，只有行動，而無儀式，只有羣衆，而無領袖。

這個會的主要任務，是救災、救急、救意外事故。

例如村人或過路客商失足墮岩，最初發現的人，獨力不能拯救時，則登高狂呼，聞者羣集山頭，各出籬筐鋤頭等物，相助墮下多人，死者就

地掩埋，立石或羊牛角標誌。傷者設法治療，蓋人人都有骨科常識。

又如山洪偶發，水管或田壩有遭遇沖盪之虞時，初發現的人，不論鄰右或他村，首先登高狂呼，然後羣力搶救，或將水管撤除，或將開道開啓，以期達到共同防範之目的。

凡遇野獸侵襲，或緊急病患，都用同樣方法，全力以赴。有時因搶救災患而罹難者，其人備受國人尊敬與郵助。如首先發現實情，而不呼救之人，則爲全國所共棄。

這種傳統的互助行爲，不知從何代起遺留下來的。後來的人，自幼只知跟着父兄做，一代傳一代，直至今日，隱然吻合現代社會的一種互助合作精神。

鬍子顏色展示品性

這裏國人的皮膚相貌，也很特別。國境接近塔其克，但並不像塔其克的碧眼黃髮，接近阿富汗，也不像阿富汗人的高額隆準，接近克什米爾，又不像克什米爾人的深目潤額。他們的黃色皮膚，黑色頭髮，眼睛黑白分明，很像蒙古人，而高的鼻樑，及豐滿的兩頰，又像伊朗人。尤其特別的，有的長着紅鬍子，有的淡綠色鬍子，有的棕色鬍子。這些不同色調的鬍子，我們在王宮侍從人員中，就遇見幾位。而其年齡，似均不逾五十，好像鬍子的顏色，並不是跟着年齡在變？這在人種學上，到是一個疑問？而禮貌上又不便直接詢問。還是後來到了喀喇蚩與幾位旅巴的新疆同胞偶爾談及，才知道那些不同顏色的鬍子，是

用幾種藥草染成的。其用意表示個人的品性與資歷，亦一奇俗也。

這裏無獨立的貨幣，因爲這裏大半還停留在物物交易的社會中，故無十分使用貨幣的需要。

可是這裏的人，有一種收藏貨幣的愛好，舉凡天剛、盧比、英鎊、盧布、美金、銀元，在好多家，至少存有一種或一種以上，數量自百元至千元，亦平常事。這些貨幣的來源，一部份係當地商人把土產運至吉爾吉特(Gilgit) 白沙瓦(Peshawar) 出售，除過購回所需貨物外，剩下的錢，便存藏起來。另一部份，是從蘇俄、阿富汗、伊朗、克什米爾、白沙瓦等地往來的客商，遺留下來的。我們走過這裏時，有幾個地方，以水菓雞蛋爲我們接風，我們爲着攬李之報，也曾留下來聊表心意的天剛及盧比數十枚，他們並不拒絕，反而報以愉悅的一笑。其實他們並不知道這些東西的使用價值，而相率盲目地愛好，足知這些東西的潛在魔力，正迷惑着許多天真無邪的心靈。

我們在洪雜整整停留了一日夜，遍訪當地禮俗文物，獲益良多，於五日(十一月)離去，前赴英地，如別故舊。

今日八時起床，九時早餐，十時半啓程，王府及地方人士，摩肩相送，不盡依依之情！

出王府向南行數分鐘，轉向東，沿一溝渠左岸行。渠以石砌成，深二丈餘，山澗奔流，右邊梯田層層，紅綠相映。約里許，過橋，轉向西行，沿同渠右岸，漸漸向西南行，一望稀疏的菓林，清風拂面，陽光溫人，惜余非詩人，未能將此

人造畫面，描繪出來。茲錄當時馬上口占，以存其真：

萬山環一市，

孤城景物幽；(註一)

懸田連阡陌，(註二)

松濤浮海鷗。(註三)

層層紅葉路，

緩緩清泉流；

入國須問境，

人力造綠洲。(註四)

註一：在王府左前方二里許，小山坡有一土城。

註二：康巨提在羣山峻嶺中建國，人民勤苦耐勞，開山砌石爲田，遠望綠蔭百里，如懸空際。

註三：有一種白灰色鳥，翱翔於松柏間。

註四：全國周圍百里，菓樹成林，竹管引水灌田，花香鳥語，不讓江南景色。但國境以外，不是水谷砂巖，便是荒山深壑。

約一小時後，越一小砲台，路徑石子多，但無險狹之處，轉彎處亦不陡急，很輕鬆地過去。此後路皆平穩，無需下馬，縱有險路，也經過人工培植，不覺其艱難。沿途偶遇行人，相見含笑而視，互道亞克喜。稍平河谷，便有炊煙，及小羊成羣奔逐，增加這一路的活意不少。

這一路的山川形勢，頗有點像川陝公路未築成前，留壩至鳳縣一段，最險處，極似寶輪院至

劍門關一段。如果不加人工修理，便有點行路難之感。我們今天這一行程的輕鬆愉快，不能不感謝巴國政府，及欽佩其人民與自然奮鬥的精神！

下午三時半，抵達英地。此一小村落，地形開闊，山明水秀。有二十餘戶居民，皆業農牧，牛羊成羣，出產大小麥、玉蜀黍、馬鈴薯、花生、蘋果、杏等。從村人衣着及房屋外形上看，這裏人們的生活，比較上好像很豐裕。我們下榻於農莊，主人阿姓，約四十餘歲，溫和而有禮，他爲我們移出一大間房子，仍無床凳等物，只好就地搭鋪，主人很殷勤地爲我們砍柴生火，天氣雖寒，而其溫情，已足煖熱室中空氣！

今天晚餐，免不了大家要親自動手，承主人好意，代爲我們雇一打雜的人，汲水砍柴燒火。其人既誠懇，又殷勤，做事毫不偷懶。他接連燒了四大鍋水，我們得藉此洗洗臉，洗洗腳，滿身污垢，越洗越膩，難得這位臨時傭工，不憚煩瑣地接着把火燒下去。今晚特地買了三隻母鷄，兩隻紅燒，一隻清燉，皆由伍兄任烹調，鮮嫩可口。我們請這位臨時傭工參加我們的晚餐，他謙辭再再。臨別，我們贈他三枚盧比，他再三不肯接受，最後，情不能却，只收了一元，並稱謝者再。此又一風格！「衣食足而禮義興」，中外古今，同一情理！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 之四八 六十年落花夢

喬家才 著

定價台幣貳佰伍拾元

本書爲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六十年落花夢、黃埔清黨辯証、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、武士敏將軍之死、爲鄭介民辯証、徐永昌的傳奇、七七事變回憶、是誰害死戴笠？「情婦」謊言、感懷何應欽老師、感念蔣經國、選禍話當年（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）、戴笠傳的風波、想當年在敵後，黃埔歷險記、再談戴笠、毛人鳳殺杜長城、念故人哀兆槐、情報珍聞、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卅二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叁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、立即寄書。